

太平朝最後的孤軍

王成聖

談石達開之十五

三江兩湖蕩盪之思

翼王石達開在西康越嶲紮打地，爲保全他部屬的性命，自行獻死，被押解到成都後，在他的親供中，曾經提到他被困廣西慶遠府八閱月中的艱苦情況，他坦然說出他一生中最痛心的事，是爲：

「……因夥衆三江兩湖人多，各有思歸之念，不能管束，將大隊散回。達開在南寧府沒有多人，想要隱居山林，因到處懸賞嚴拏，無地藏身……」

「將大隊散回」，由而可見，因爲慶遠食糧嚴重缺乏，遂而漸漸散去的翼軍，其「散回」仍然出於翼王的主動。而所謂：「夥衆三江兩湖人多」，三江兩湖，係指江蘇、江西、浙江、湖北、湖南五省。翼王入桂兵馬大部俱非廣西籍，這也是翼王在廣西家鄉作戰，仍難免處處失利的原因之一。

石達開能在勢窮日蹙，四面楚歌之際，分批

遣回本部人馬，使他們免於凍餒之苦，覆亡之虞，這是大智、大仁、大勇的表現，而爲任何常人所不可及。翼王爲忠誠追隨的幹部，安排出路，他不欲他們投降清軍，或者淪爲盜匪，而要他們轉戰萬里，重回天朝，歸於太平軍的建制，在他個人的立場來說，其大公無私，胸襟開闊的程度，實足令人既驚且慕。另一方面，翼王在慶遠逃走，或任其自行逃亡的隊伍，多半都恪遵翼王的意旨，不降清，不爲賊，歷經千辛萬苦，一路且走且戰，孤軍長征，動輒數省，終於會合太平軍而後止，這種忠義勇敢的事跡，自也是由於翼王的精神感召所致，在太平史事中，應該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希望遣走的各部，重歸太平軍的陣營，翼王絕無半點自私的意圖，「大丈夫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他個人的基本態度，却是他並不強人之所難，使一二十萬對自己効忠的將士，也跟自己一樣，走同一條路，「成則爲王，敗死而已」。他爲幹部所作的安排，確是用心良苦，公

私兼顧。

於公，則爲民族革命，爲宗教改造，他仍然認爲太平天國——洪秀全和自己是同志，是一條陣線上的戰友，「道不同，不與爲謀」，志同道合的話，本身已有失敗的跡象與趨勢，他便決不否認失敗，硬充英雄好漢到底，而且在險象環生，岌岌自危的時候，他並不拖累自己的幹部，作最後的掙扎，或竟陪自己下水、殉葬。太平朝有欣欣向榮的跡象，有成功的勝面，他便乾脆了當，把自己的力量，遣去爲洪秀全助陣，祇要主張貫徹，宗旨達成，勝利的果實，他無意分享。當年楚漢之爭，楚霸王項羽倘若能有翼王石達開的磊落光明襟懷，烏江自刎的悲劇，可能便不至於演出，——翼王紮打地自行獻死，死得比楚霸王更爲雄壯，可是，他當面的死敵，是清軍而非太平軍，楚霸王敗死於主義宗旨相同的戰友之手，比之於石達開的敗亡經過，實在是遜色多多。

於私，則翼王爲他忠誠幹部所作的打算，既縝密而又週全，降於清軍，清軍之罔顧信義，貪

婆狠毒，專以殺俘爲能事，投降他們反不如自求速死。淪爲盜匪，又因各省百姓爲斬求自衛，紛起組織團練，零星匪股，斷難生根立足。唯有重回太平軍的陣營，方始是翼王部下唯一安全的出路。

洪仁玕仰慕石達開

翼王曉得，自他率部西征，脫離天朝以後，天京方面經過武漢全失、安徽混戰、天京被圍、江西淪亡，這四大挫折以後，賴李秀成、陳玉成一輩少年英雄，統率師干，拼死力戰，總算漸漸安定了局面，使天朝渡過覆滅的危機，而成豐九年（公元一八五九）三月，天王的堂弟洪仁玕，從廣東輾轉抵達天京，由於洪仁玕目光遠大，學貫中西，他知人善任，具政治家的風度與器識，兼以天王對他這位堂弟，素極寵愛信任，因此他到天京不及一月，即令並無寸功，天王也對他

爲干王，令其綜理朝政，從事整頓，天朝遂一掃羣小誤國，內爭不已的紊亂狀態，正有一片蓬勃興盛的氣象。干王洪仁玕主政於內，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轉戰於外，太平天國正在向中興之途邁進，於是翼王認爲星移斗換，天王、干王、忠王、英王通力合作之局，已使天朝成事的勝算遠超過他自己，因此他放心大膽的命他部下前往投奔，他認爲這樣做對於他的幹部有利。



太平軍首領洪秀全的畫像

天王之能够力排眾議，重用干王，不僅由於干王和他的友于之情，最稱親密，同時，也因為太平天國當時國脈如絲，危機四伏，使他和包圍他的宵小，深切感到不能不投這一帖猛劑。干王原名洪謙益，號吉甫，後來改名仁玕，他是天王同高祖的堂弟，幼時曾隨洪秀全讀書，最獲乃師乃兄的歡心，他曾協助洪秀全在鄉間傳道，參與洪秀全和馮雲山的革命大計，咸豐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太平軍起義方出江口壩，洪秀全便遣人返里接出洪、馮兩族族人，當時他指定洪仁玕務必要到軍中出力，很可惜的洪仁玕遲了一步，未能趕上洪秀全的大軍，又因爲清吏搜捕甚急而折回花縣。這實在是令人扼腕的一件憾事，倘使洪仁玕當時追上了大隊，有他在洪秀全的身邊，再施出他在咸豐九年以後輔佐洪秀全的卓越表現，那麼，非但「內訌」和「翼王西征」這一類徒使親痛仇快的禍事，可能不至於發生，說不定太平天國的始終未竟之事故，也許可以因他而能全部達成。

由於清廷對於洪楊起事諸人家族的殘酷

報復，掘毀祖墳，搜殺宗族，使回花縣後的洪仁玕被迫逃亡，咸豐二年曾經參加金田起義的江隆昌，在廣東清遠穀嶺舉義，洪仁玕帶了十幾個人趕去參加，不幸被清軍破獲，洪仁玕等被捉，當時被囚於一小屋，準備翌日受死，是夜他掙脫繩索，救了同難者一齊逃出，在荒山中迷途找不到出路，曾在一個雨夜中沮喪已極，竟而自縊，但被同難解救，後來得一基督教青年之助，逃往香港。

洪仁玕在香港遇見一位瑞典教士韓山文，他告訴韓山文，洪秀全、馮雲山，和他自己所信仰的「拜上帝教」與所從事的宗教改革，種族革命，使韓山文聽後興趣極濃，請他寫了一篇長文「洪秀全來歷」，不久韓山文赴中國內陸傳教，洪仁玕則因生活無着，冒險到廣東東莞，住在一位基督教徒張彩廷的家裏。

他改名換姓，授徒於張家所在的牛眠浦家塾「永培書屋」，洪仁玕在牛眠浦當三家村塾師前後一年，他身處險境而壯志難伸，因此常有吟詠之作，姑錄一首七律，規其抱負：

一心牢落與誰伸，知己論交賞識新，知命羨君陰相士，守株愧我困輪。

文章厄運何須怨，筆墨生涯不必嘆；際會風雲應有日，扶搖直上脫紅塵。

咸豐三年十月洪仁玕再赴香港，在韓山文處學道，傳授外國教士唸中文，他曾正式受洗，加入基督教會，四年四月洪仁玕到上海，想去投奔洪秀全，偏又見阻於外國軍艦拒絕附載，京滬之間外國商船絕迹，而他又不敢冒險走陸路，於是

他爲深造計，在上海公共租界（又泛稱英租界）

洋傳教士。

咸豐四年冬十二月，洪仁玕仰望天京不得其門而入，滯留上海又缺乏資斧，迫不得已祇好黯然南旋，再回香港，途中聞悉石達開在九江夜戰，大敗湖外水師，會國藩新成湘軍損失慘重，這位湘軍統帥痛不欲生，曾欲赴敵而死。洪仁玕聞訊大為興奮，他在舟次為神勇無敵的石達開賦詩一首：

船帆如箭鬪狂濤，風力相隨志更豪，海作疆場波列陣，浪翻里月影騰旄。

雄驅島嶼飛千里，怒戰貔貅走六鰲，四日凱旋欣奏績，軍聲十萬尚嘈嘈。

在洪仁玕的詩作中，僅此一首歌頌太平軍凱旋之作，由此可想洪仁玕對石達開之崇拜與傾倒。

文衡總裁羣僚領袖

洪仁玕再回香港時，他的後臺韓山文牧師已死，為謀生計，稻梁謀，他膺聘專教洋教士唸中文，習天文，並且擔任傳道，他在香港一連任了四年教職，被西洋教士譽為：

「博得西教士及華教徒之信仰與尊敬，因其文學優良，得人敬重，其性情溫良，易與、可愛，而其頭腦與素性則靈敏機警，善於應變，且多才多藝，為在中國人中所罕見者。……」

在十九世紀中葉，西風東漸初期，洪仁玕的新知學識，誠屬當代無人可及。

一直到咸豐八年，太平天國面臨絕大危機之

際，洪仁玕方以「宣揚宗教，感化全國」為詞，尤有糾正太平天國變相變質的基督教一語，最後獲西洋教士首肯贊助。一位禮雅各教士不但竭力促其完成天京之行，抑且「助以旅費百金」，當時在香港的「倫敦教會」諸長者，都認為他天京行意義十分重大，使命空前重要，「教會中人，嘗以馬丁路德相期許」。

洪仁玕這一次的天京行頗富傳奇意味，因為他走陸路，由廣州北上南雄，過梅嶺而入江西，以太平軍的形勢和洪仁玕的旅程印證，他極可能是往迎石達開，否則他不會走這一條險阻重重，艱難已極的遠路。他這麼做是否想勸諫翼王重回天京，以其為人之高瞻遠矚，機智深沉，以及天京危急情況參照，極有可能。不幸的是這太平天國第一流、第一位的政治家與軍事家始終緣慳一面，洪仁玕入江西，石達開已西進湖南，否則石洪能在江西晤面的話，太平朝的歷史極可能會改寫。

碰不到石達開，洪仁玕竟投入時在饒州的清軍蔡康業營中，正好蔡康業在和脫離翼王的楊輔清大戰於景德鎮，蔡康業大敗，洪仁玕行李盡失，孑然一身逃出亂軍之中。

跟太平軍無法取得聯絡，洪仁玕便輾轉流浪到了湖北黃梅，他治好了黃梅縣覃元姪子的頭風症，得了一筆謝禮，便買一票貨，以單幫客的身份為掩護，卒於抵達天京。

洪仁玕抵天京時正三十九歲，期在咸豐九年三月十三日，十年宿願，一朝得償，却是翼王遠引，太平天國形勢已是艱苦萬分，洪秀全見他這

位堂弟之來，彷彿喜從天降，一到便封他為干天福，二十九日升干王義加主將銜，四月初一晉封開朝精忠軍師干王，賜尊號曰福千歲，又授「文衡正總裁」、「僚部領袖」、「吏部正天僚」，降詔天下人等歸其節制，旋又加綜理外交事務大臣，其爵位職責陞遷之速，自古以來從無前例。洪仁玕很謙虛，他以全無尺寸之功一再請辭，但是天王不許，必欲他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當時把持朝政的親貴佞臣如洪仁發、洪仁達、蒙得恩、林紹璋、莫任賤等也會對洪仁玕百計排擠，然而洪仁玕比石達開幸運得多，他和洪秀全關係不同，因而有最堅強有力的後盾。他喊出「治國必先立政，為政必有取資」的口號，大獻嘉猷，施展抱負，自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四方面着手，大刀闊斧，銳行整頓，遂使太平天國國運駁極而復，貞下起元，從而有了曇花一現的中興蓬勃氣象。也正由於太平天國內有洪仁玕的親民仁政，外有李秀成、陳玉成的統率師干，翼王方使他的部屬再返天朝。

六十七將戀戀不捨

陸續返回天朝的黃祥慶、吉慶元、朱衣點、黃五觀等六十七員將領，曾經有一道上天王洪秀全的奏本，這是翼王西征史中重要的一篇文章獻，照道理說，黃祥慶、朱衣點等去而復返，「好馬喫了回頭草」，在這道類似「悔過書」的奏本中，應該把責任推到石達開一個人頭上，有以自解。然而，他們對石達開的偉大人格並無一語相侵，自茲可見石達開的人望，以及他部下將領對

他的真摯深厚的感情。

相反的，朱衣點等六十七員將領在這道奏本中一開頭便為翼王辯護，說明翼王遠引的動機：

「小臣等自丁巳七年跟隨翼王進取江右，跋涉險阻，逾越關河，意欲開拓疆土，以擴我真聖主萬萬年不拔之王基也。」

分析翼王瀕臨失敗的原因，他們都在責備翼王麾下的「元宰」張遂謀：

「詎料翼王專聽元宰張遂謀籌畫，遂使江西退守，進攻浙右衢州。迨棄衢州，復由閩省又進江西之南安。己未正月由南安進取湖南，而各郡縣均皆未下，復由寶慶轉取粵西，至九月、慶遠、柳州、賓州等州郡皆下。翼王乃在慶郡度歲，旋將真聖主官制禮文，多更改焉。小臣等始則信翼王親奏
密詔，轉回粵西，招納英俊，廣羅賢輔，作我陛下股肱心膂，繼則觀其動靜行爲，多滋物議。」



成秀李王忠秀之起後軍平太

後一段，其實翼王西征志在四川，轉折入桂是迫不得已之舉，此一事實當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朱衣點等故作此說，當然是歪曲事實，矯為辯解，祇是明眼人一望而知而已。

他們在備述王翼部屬「起義出江」者比比皆是之餘，仍然承認：

「惟時小臣等猶同翼王戀戀不捨，懇求翼王到南寧、貴縣，——係翼王生長之處，招集多兵，勸翼王返旆回京，共匡王室。」

這一篇長達數千言的奏本末段，是在請求饒恕前罪，大有哀哀上告之概：

「所以小臣等合疏聯名啓奏，縷述原委，跪陛下大發慈悲，俯候御詔施行，尤冀矜憫小臣等一切愛衷，定當結草啣環，報効我陛下暨」

幼主隆恩於無既矣。小臣等草野愚臣，至微不至，罔識忌諱，冒瀆陳情，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其實，這許多「哀哀上告」的話都有點多餘，天朝連年用兵，征伐不休，正在用人之秋，翼王兵馬遠自廣西陸續來歸者多達十餘萬人。在洪仁玕主持政治，李秀成、陳玉成主持軍事的太平天朝，對這般「罔識忌諱」的「草野愚臣」，不但

不加罪咎，反而立即重用。翼王部將在李秀成、陳玉成的指揮之下，都能建立彪炳的戰功，因此，太平天國除天王父子之外，先後封贈的二百五十七王中，就有不少是石達開的部將，在太平天國後期因卓越戰功而被天朝晉封。石達開麾下將

封侯一月得病而死

經翼王迫不獲已而首肯或散或回的翼軍大隊，前後有以下各部：

一、咸豐九年十二月，宰制傅忠信、欽天豫中旅中制軍譚體元、及李壽輝、吉八等廣西將領，被石達開遣回天朝，他們自富川入湘，取道江西直趨天京。在湖南境內迭遭襲擊，曾有陳步昇等率四千人投降清軍，直到十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傅忠信部抵達浙江常山，後歸忠王李秀成麾下，譚體元部則在十一月初一入院，克婺源，歸於侍王李世賢。

二、廣東三合會部花旗分爲三大隊，被翼王遣回廣東，時在傅忠信、譚體元走後不久。這三大隊花旗原有佔據廣東全省之志，由李鴻昭、鄭喬率領，曾經轉戰粵、湘、贛邊境一年有餘，以迄咸豐十年三月入贛，投奔李秀成與李世賢。

三、後旂宰制余忠扶部屬在咸豐十年二月決意東行，由於事先奉翼王允准，余忠扶力阻不聽，叛將把他殺死，率部投貴州而去。這一支自行入黔的人馬，由主將余明富、丞相余誠誠率領。

四、武衛軍宰輔蔡文賢，在咸豐十年春夏之交，也想和翼王大隊不告而別，事爲元宰張遂謀所偵知，他採取斷然手段，將次賢斬斷。不過從此以後，翼王的六部大臣，和參護、丞宣、僕射



處義起田金返重王翼

諸官，多有不服張遂謀的高壓手段者，紛紛開始自行出走。

上述四部非廣西籍翼軍，被翼王分批遣走，或自行逃亡後，翼軍實力為之大減，而清軍方面，湘軍統領劉長佑陞任廣西巡撫，蔣益澧則因案降補道員，這二人督飭慶遠知府榮林、知縣況逢春，調集兵勇，自咸豐十年閏三月向慶遠展開反攻，當時，翼王的嫡系將領吉慶元、朱衣點等，以翼軍兵微將寡，勢難久守，苦苦懇求翼王轉進南寧、貴縣一帶，到翼王家鄉附近，招集軍兵，重振聲勢。翼王答應了，閏三月初九，他棄慶遠府城南下，經忻城土縣、到遷江朔河會合陳亨容部，派精忠大柱國軍略朱衣點守遷江，翼軍繼續南進。

石鎮吉生前招撫的土匪頭子李錦貴，還在上林當翼王委任的知縣，他保有一支較完整的兵力，翼王與李錦貴會師，合力攻佔武緣，十年四月杪，翼王便在武緣駐蹕，封李錦貴為「精忠大柱國體天侯」，可惜李錦貴命薄，才封侯一個月，便得病而死。

六月，翼王命賴裕新和宣化（即南寧府）匪首李青鏡組織聯軍，李青鏡擁家兩萬餘人，但仍願接受翼王乃至賴裕新的指揮。賴李聯軍進攻南寧府城，馬隊衝鋒，地道潛入，兩計都不獲成功，再環城圍築木柵，以圖久困官兵，結果連遭敗績。李青鏡變志，意圖擒下賴裕新，投降清軍，為賴裕新所覺，於是解南寧之圍，率部退回武緣，和翼王在那座小城裏，冷冷清清，百無聊賴的過了一秋，又是一個冬天。

「可國可家可天下」

咸豐十一年正月初七，翼王自武緣思澗巡司移駐賓州，三月會往攻韋村，由於他麾下祇剩了老弱殘兵一萬餘人，竟會被擊人周建勳，拔貢周世德等率領鄉勇擊敗，五月中旬，翼王準備東進，十七日，派賴裕新為先鋒，由賓州經橫州入興業，六月初，翼王親率全軍撤離賓州，初九日，踏入故鄉貴縣縣境，他先駐貴縣之北五十里，山勢險峻，連綿達數百里的龍山，旋不久又攻入縣城，以水源街粵東會館為翼王府，當年，翼王三十一歲，自金田起義，率太平軍出桂，離家已歷一十二載，雖然說不上「衣錦榮歸」，總也是稱霸一方，他的勢力範圍圍，北起覃塘、石龍、武宜，南抵橋墟、興業，儼然一個獨立小王國。因此，他曾遍邀親友故舊，大議父老為權，在地方上備受歡迎。某日，興業縣的長榮團，老百姓聯齊演劇設宴，歡迎翼王，他一時興起，當場撰了一聯，文曰：

不論地場，可國可家可天下，尋常豪傑，能文能武能聖神。

當時，他留連歡宴，遨遊舊地，一時翼王即將退隱林泉，天下事不復與問之說，沛然以興，翼王的態度消極，使他的部下居安思危，惴惴不已，於是，便有嫡系部隊豫爵吉慶元、黃五觀、汪海洋，右一旅大軍略擴天燕彭大順，觀天燕、童容海、孝天豫精忠大柱國朱衣點等「見此光景，勢處兩難」，在請准翼王之後，拔隊出桂，重回太平軍陣營，這一支人馬追隨翼王多年，出生

入死，患亂與共，所以臨別時分猶仍戀戀不捨。

待這一批嫡系部隊走了，翼王聲勢更弱，七月初，蔣益澧會同廣東水師總兵李揚陞，糾集人馬，趁勢大舉來犯。潯州三合會首領，建號大成，改元洪德，自稱平潯王的陳開，因為他有五萬之衆，於是乃在潯州首當其衝，七月十四日在平南丹竹墟大敗，陳開被擒，被處死刑。他的部下還有三四萬人全部投於翼王麾下，翼王得了這一支人馬，聲勢增長，奚止十倍，不過他雖不欲在貴縣家鄉與官兵作戰，唯恐糜爛地方，所以官兵之來，他先期撤退，七月初九，經潯州塔脚回隴西平南，蔣益澧率隊來攻，被他斬了潯將王佐清，翼王則也因官兵之阻，折而向西，由興業重返貴縣懷西，再越橫州，會合駐紮橫州的賴裕新部，全軍撲向南寧。

南寧一帶，團練愍不畏死，時刻襲擊翼軍，使翼軍屢戰屢北，勢難久居，於是趨東北衝過崑崙關，再回上林思隴，由而北上慶遠，經洛東而略羅城、融縣。湘軍劉坤一在浮石設伏，翼王猝起應戰，墜馬受傷，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他乃北走懷遠（今之三江），劉坤一緊躡其後，不時騷擾，翼王仍然無意反擊，他越過青林隘，又一步踏進湖南省境。

撤離貴縣，會師橫州，轉折離桂入湘，沿途自動投效者甚多，翼軍遂如滾雪球般的日益壯大，入湘時，所部又達十萬之衆，翼王命賴裕新爲前部，陞任他爲「天臺左宰輔中旗大軍略」，自己則督率大隊，循湘黔邊界，冀圖達成其入川的最後目的，祇不過，疾行途中，他竭力避免與清

軍作戰。

故所以，翼軍入湘後，先克綏寧，繼攻靖州，不克，馬上就繞道而過，十一年十月十九，攻佔會同，當時，新任貴州巡撫江忠源，率領道員席寶田，副將周達武，不遠千里而來攻，翼王急急北走，暫避其鋒。十一月初二，攻黔陽，初七敗於席寶田和總兵趙福元之手，翼王也是吃了虧便算，他東走沅州府（今之芷江），十一日，席、趙之師踟尾直追，翼王回馬一槍，大敗席趙，二十一日，經浦市而陷瀘溪，二十九日攻乾州、永綏，清總兵劉元慶奮戰却之，翼王拐一個灣，直抵湖南極西北的縣份，與湖北來鳳相鄰的龍山。

在龍山住了一個多月，滿清咸豐皇帝駕崩，諡曰文宗，在位十一年，文宗之子載淳繼位，改元同治。同治元年正月初二，翼王又度發動攻勢，越湘鄂邊界，入據來鳳，時有貴州綠林匪首李洪曾大破鄂軍，斬總兵滿人惠春，游擊與祿、都司雙慶，他爲翼王打通了入川的孔道。翼王因李洪的戰功彪炳，十分之喜，封他爲「人臺左宰輔」，後加「掀天喜」爵號。

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翼王循鄂西利川入蜀，五年大願，一朝得償，清軍無法阻遏他的凌厲功勢，唯有盡撤船隻，使翼王無法飛渡長江天塹，於是他便循南岸向西推展。二十二日，力克川東石柱廳，二月初七，遣中旗賴裕新爲先鋒，赴攻涪州（今之涪陵），三月初四，大軍合圍涪州，清軍由知州姚寶銘、參將徐邦道率領，固守待援，是日，翼王頒發訓諭，告誡涪州軍民，他在

這一篇訓諭中，強調民族革命的大義，聲明翼軍之來祇爲問「胡官」（意指清吏）畏戰潛逃，焚燒民居之罪，保證約束士兵，秋毫無犯，由此可見，涪州守城官吏確在翼軍壓境之前，便放一把火，作堅壁清野之計，留團練守城，自己則先行逃走。所以石達開在訓諭中說：

「本主將立心復夏（華夏之夏），致意安民，欲即破厥城池，爲民雪憤，竊恐玉石俱焚，致令含冤。爾四民等痛無家之可歸，愧有仇而不報，誠能效涪子弟，殺酷令以歸降，自當要爲安撫，不致一枝無棲。」

但是就爲了「竊恐玉石俱焚，致令含冤」，翼王在涪州城郊頓兵不前，等待涪州居民的回音，詎料便在這時，四川總督駱秉章早已備下專爲對付翼王的大軍，正在兼程趕來，因而又使翼軍陷於三面作戰的困境。

涪州一役功敗垂成

清廷深知翼王石達開的終極目標，在於入川，因而預先下好的一着棋子，便是調廣西巡撫曹澍鍾「督四川軍」，而使湘軍蕭啟江一軍入川協防。曹、蕭二人，曾在桂林合作，解石鎮吉圍攻桂林之役。當曹澍鍾奉旨調赴四川時，他方丁內艱，照說，他應該告假回籍守制，但是，清廷正值用人之際，便不得已的又援會國藩之例，「奪情調用」，完全不顧禮制。

然而，曹澍鍾赴任不久，即因川中土匪藍朝鼎（又名藍大順）、李短搭搭（又名李永和）稱兵騷擾地方，川中大亂，刀兵四起，曹澍鍾被胡

林翼參了一本，於是罷官，清廷乃調駱秉章為四川總督，駱秉章延劉蓉入幕，代替左宗棠在湖南巡撫衙門中主持軍事的位置，復命黃淳熙統率川軍。這黃淳熙在定遠勦匪之役中，先獲大勝後以輕敵中伏戰死，駱秉章便擢升曾傅理代統三軍，重用雲南土匪輸誠投降的總兵唐友耕，唐友耕吉星高照，自此他便成為翼王的剋星。

涪州之役，是翼王入川作戰功敗垂成的一大轉捩點，對於翼軍之覆沒，翼王之就戮，實有莫大的關鍵。原來，翼王在道光元年入川，時機選得非常好，不僅清廷因為咸豐賓天，新君即位，朝政一時尚未納入常軌，同時，在咸豐十年即已崛起於四川的土匪藍朝鼎、李短搭搭，氣傲方張，聲勢頗盛。藍朝鼎和他的弟弟藍二順，李短搭搭都是陝西人，曾經參與陝甘回亂，而在清廷平定亂事後，輾轉逃往雲南，投身雲南回族領袖杜文秀的部下，杜文秀早就有意和翼王聯合大舉，翼王的宗旨是「聯漢滅滿」，雙方目標，大致相同的抱負則為「聯漢滅滿」，雙方目標，大致相同，而杜文秀為了仰慕翼王，「願附驥尾」，甚至訓令藍李等將，不妨承諾願意同為天王洪秀全馳聘效力，所以，杜文秀願與之翼王合作，確具誠意。

當翼王自鄂邊揮師入川，藍朝鼎和李永和早已在四川各地騷擾達一年半之久，川中縣份多半經過戰亂，川軍將領損傷殆盡，便在翼王入川的當時，藍李二部已經佔了名山、眉州、邛州、青神、天全各州縣，斬了四川提督占泰，而且為了往東接應翼王大軍，先後佔領鐵山、新寧，他們

準備在鄂都與翼王會師。詎料翼王進軍神速，他從石柱一拐，便拐到了涪州合圍。

所以，當駱秉章急調川軍唐友耕、湘軍臬司劉嶽昭、黔軍知府唐炯三路人馬星夜馳援涪州，藍朝鼎軍猶在川東未能趕上，而翼王則三面受敵，幾陷重圍，他在涪州折了一萬多人馬，被迫突圍而出，南下綦江，四月初旬翼軍抵綦恰好撞上唐炯所帶的黔軍趕到，黔軍由於多年以來境內匪患頻仍，也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勁旅，唐炯據城而守，翼王攻打綦江不下，折往合江，合江有道員曾傅理率領大隊川軍嚴陣以待，翼王遂避堅陷虛，他繞道貴州仁懷，然後跋涉於高山峻嶺間，涪州之役失利，終使翼王錯過了跟藍朝鼎會師的機會。

但是李永和（李短搭搭）的隊伍時在川西，他為迎迓翼王，特自青神南下，到敘州八角岩時，李永和遣使賈書翼王，請翼王和他會師敘永，四月二十八日翼王力克敘永廳城，李永和軍始終不會出現，偏有一位名叫張四皇帝的匪首，自江安率部來迎，告訴翼王李永和受阻於清軍的消息。翼王收容了張四皇帝所部，決意西攻敘州（今之宜賓）接應李永和，他使「欽差大臣」（太平天國的，實為翼王新置的官銜）真忠報國固天豫唐日榮、懋天豫、楊遠榮打破長寧城池，斬知縣周于望，再命李福猷攻略西北，清除翼軍和李永和部之間的障礙，可惜李福猷在途中連遭湘軍道員會傅理，和川軍總兵熊煥章的遮擊，節節敗退，翼王跟杜文秀麾下的李永和會師計劃又告失敗。

窮途英雄淚空向夕陽揮

翼王在敘永住了一個半月，清軍則調兵遣將，大量集中，六月中旬清軍發動反攻，目的有二，其一是驅逐翼軍出川，其二為截阻翼軍入滇與杜文秀會合。於是臬司劉嶽昭率湘軍赴攻敘永，十六日翼軍稍事抵抗即退洪縣、高縣，漸漸的接近川滇邊界，殊不料會傅理疾馳而來竭力阻截，翼王退回長寧，又遭川湘兩軍合擊，棄城再向東行。七月初四派先鋒再攻合江，城猶未破，背後劉嶽昭及知府劉德謙等的追兵又到，李福猷唯有翻身迎戰，他力斬清軍副將姚美命，翼軍在合江外圍勉力支撐到六月二十日，劉嶽昭、會傅理、唐友耕、唐炯等湘川黔軍盡數開來，至此，翼王祇得放棄入川企圖，一敗於先市場後，旋即黯然再退貴州仁懷。

這以後便在黔北東奔西走，席不暇暖，他曾往攻遵義，受阻於黔軍沈宏富部，再攻黔西州，又是徒勞無功，閏八月流浪到了大定府，喜出望外的和早先由桂入黔的會廣依部邂逅相逢，自此會廣依又返回翼軍建制，九月初八兩軍併力進攻大定，敗於守將李有恒、胡均祿之手，往西急走，於是兵分二路，進了雲南。

翼王曾在遵義以南、息烽以北的黔江（即烏江）渡河，當時感從中來，賦有七絕兩首，詩曰：

「一擲孤籌計本非，年來偏與寸心違，可憐一十六州地，陷入燕雲永不歸。」
「垂翅無依鳥倦飛，烏江渡口夕陽微，窮途

縱有英雄淚，空向西風幾度揮。」

一擲孤籌、烏江渡口，翼王這兩首七絕，誠然是「烏江」地名巧合，表面上看似為楚霸王項羽而作，其實英雄窮途，幾度揮淚，也正是他自己當時的心情寫照。

翼王這一次入黔，還留有兩則軼事，一是在他在黔西府文廟試力，據說廟中古柏，迄仍留有翼王試刀的刀痕。次則他在由川入黔的要道，四川古蘭縣境的雪山關，經過一處羣峯圍繞的一片平陽，其上建有一所大屋，地名便叫做大屋基，當地土人獻給翼王一甕茅臺酒，翼王一嗜之下，

大為激賞，於是詩興沛然以興，他寫了一首七言絕句，詩曰：

「萬顆明珠一甕收，君王到此也低頭，五龍托着擎天柱，飲盡黃河水倒流。」

茅臺酒最醇厚，凝聚力特強，滴一滴在手上，真像是一顆明珠。翼王用「萬顆明珠一甕收」形容茅臺酒，實為不可多得的佳句。

借雲南鎮雄以迄昭通一角之地，翼王從容整編入馬，加強戰力，前後歷時一月。同治元年九月底，翼王再作第二次入川之舉，這一回他以敘州為目標，釐訂作戰計劃，鑒於首度入川幾次失敗，都是遭遇清軍分頭來擊，所以他也將麾下人馬分為三路，一方面便於迎敵，一方面藉收相互呼應之效。

第一路，翼王派宰輔方元祥，大軍略賈維揚，由川邊屏山東趨敘州。

第二路，以賴裕新一部繞道向南，經過東川（今之會澤）而入川康邊境，東向峨嵋，牽制成都方面清軍，並且策應一、三兩路。

第三路，翼王親率大隊主力，攻筠連、高縣，然後迫近敘州。

他的戰略要點是分路進攻，會師敘州，「以使官兵首尾不能兼顧。」

作戰計劃很好，攻勢也大有進展，可惜翼王時運不濟，使他到處都會碰上意外的阻力，九月二十七日翼王身先士卒，赴攻筠連，大敗清軍總兵熊煥章，斬獲無算，士氣為之一振。十月初一又克高縣，於

是乘勝直追，連陷敘州以南的橫江鎮、雙河場、玉黃樓等要地，便在這個時候翼王頓兵不前，其原因有三：

一、缺乏船隻，無法渡江。

二、清軍據守北岸，隔江對峙，而翼王平生用兵，又最忌渡未半而遇擊。

三、第一、三兩路進展遲緩，翼王唯恐中央突出，又遭受清軍圍攻。

四川總督駱秉章獲悉翼王捲土重來，立即調集大軍扼守江岸，偏巧雲南巡撫張亮基在敘州城內，他越俎代庖，令副將楊發貴渡江襲擊，翼王接戰失利，北岸清軍旋即跨江增援，迫使翼王抽師急退，放棄高縣，然後改紮貫輅，擬渡金沙江再攻敘州，而在此後的一月之間，川、滇、湘、黔四省在川兵馬紛至沓來，雲南提督胡中和，以及劉始嶽、吳安康、蕭慶高、唐友耕、熊煥章、何勝必等傾巢而出，十一月十二日翼王由雙龍場強渡金沙江不成，十九日胡中和與蕭慶高、何勝必的隊伍先到，分兩路猛撲翼王的根據地——雙龍場。這一仗翼王揮師分頭迎拒，他拍馬舞刀，親自出陣，殺退了兩路清軍，大獲全勝。可是三日後，胡、蕭二將得了川湘各軍的增援，併力來犯，翼王都將郭集益竟受賄賣主，起為內應，遂使翼王變生肘腋，措手不及，一場鏖戰折損了一萬餘人，因而大敗。不過清軍傷亡也不少，尤其游擊胡萬浦、涂鎮南、胡得元，都司胡東山、卜修明、秦麟龍，守備李正才，羅輝少，匡惟喜等均在斯役中喪生。

打了這一場硬仗，翼王麾下將士損失慘重，



在敘州城內越俎代庖替川督駱秉章指揮清兵擊退翼軍的雲南巡撫張亮基

難拒清軍勢大，於是翼王率部自燕子灘渡過橫江，退回雲南昭通，第二次入川之役又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篑。

三度入川哀哉翼王

一直到同治二年二月，翼王對四川發動第三次功勢，作戰計劃是採取東、西兩路齊頭並進的鉗形戰術，東路由李福猷領軍，西路由翼王親自督攻。二月初六，李福猷率領三萬翼軍主力部隊，自雲南鎮雄、昭通入黔，然後分爲二路，一路經畢節，一路過威寧、水城，途中李福猷尤且聯絡猪拱苗苗族協同作戰，有以增強實力，三月十六日，兩路合而爲一，由仁懷直趨遵義，桐梓，一路投東。在途中正好撞入黔就任新職的雲貴總督勞崇光，勞崇光止帶了兩百名衛隊，在桐梓以南和李福猷的前部猝然相逢，勞崇光率衛隊狼狽東逃，躲到桐梓以東的旺草小村，潛伏不出達七八日之久，幸虧田興恕、沈宏富兩部趕到，纔把勞崇光救了出來。

關於勞崇光中途猝遇翼軍，筆者近曾發現時任四川總督的駱秉章，他在勞崇光四月二十八日「安抵貴陽」後，曾有一封長函致勞崇光，中有一段云：

「臺駕自粵啓程，閱五月始抵黔省，亦緣黔境遍地皆是教匪，道途梗阻之故，至抵『旺草』，突遇髮匪數萬，閣下隨帶止二百人，苦戰七八日，將賊打退，是何神勇？欽佩之至，雖田忠普（田興恕的號），沈宏富趕到跟蹤痛勦，賊始遠竄，然田、沈未到之先，支持此數日，老兄始能

有此膽略，若弟遇此，亦覺束手無策！」

函中所謂的「賊」，當然是指翼軍李福猷部，駱秉章硬說勞崇光以二百名衛隊苦戰數萬「髮匪」，而且還能支持達七八日之久，「將賊打退」，若非有意挖苦勞崇光，便是當時清吏官官相護，大吹大擂，捏報戰功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用二百人打退數萬之衆，恐怕自古及今從無先例，勞崇光這老頭兒當時猶在自稱：「況率不堪言狀，日形消瘦」，駱秉章也說他「尊體本自清奇，而精神強固，聲譽不倦，此足徵勝艱鉅之任耳」，後兩句話又是恭維。像這樣「清奇消瘦」一衰翁，能如此英勇，太平軍祇怕早已被他打垮。由這件事舉一反三，可知曾國藩在天京城破後，爲什麼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斧削刪改忠王李秀成的供狀了。

翼王第三度征川，使李福猷穿過黔北而赴攻川東，他自己則命賴裕新爲先鋒，而後親自督師渡金沙江沿川康邊界北上然後轉折向東，衝入四川成都以下的腹地地帶，這是在敘永一帶數度受挫，基於經驗教訓而產生的新戰略，擴大鉗形攻擊，避堅蹈虛而兩路包抄，這個戰略極其正確，而且他委李福猷爲東路主將，也正足以表現他的知人善任，察察明甚。李福猷確切不會辜負翼王的重託，他穿越黔北，每戰必勝，祇有在綏陽大關的那一戰，由於提督田興恕，知府沈宏富急於搶救勞崇光，兼師而來，奮力死戰，使李福猷初遭敗跡，北走南坪。直到五月十六日他方自黔川西出正安州，這時候，西路翼軍由於賴裕新的失誤，致陷翼王於紫打地絕境，大軍全面覆滅，

翼王則被解往成都凌遲，李福猷途途阻塞，還不會獲知噩耗，他孤軍奮鬥，力戰不懈，拼命的要往四川打。同治二年六月底，李福猷推展到川黔邊境，七月初七他經西陽、彭水，步入川東南，再向東到黔江，收偏了盤踞川湘鄂邊境的土匪包毛仙等，實力又增數千。

便李福猷抵達黔江先後，他獲知了翼王歸天的噩耗，所以他不再作圖川之想，悲悲切切的入湘，想一衝而過，重歸天朝，因此李福猷由西陽趨永綏，乾州，麻陽，他處處避戰，遂至流浪湘黔邊界，永不得歸。他這支翼軍一直維持到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七日，還曾佔據過黎平縣城，其後便在湘黔山區出沒無常，李福忠橫行黔省各地歷有年所，成爲太平天國最後一支孤軍。以迄同治十年夏。方被全部消滅。

李福猷之死，慷慨激烈，千秋足式，同治二年九月初十，他率領所部翼軍由灌陽繞全州折而向西，往攻道州，被知縣顏月洲，副將唐敏慎等擊敗，南退江華，九月十二，他的部將何顯誠率衆降清，十五日李福猷又入桂境及富川，當時他有意征粵，遣前部李輔，曾貴南下賀縣，懷集及廣東的陽山縣間，十月十五又遭敗績，李福猷乃自率主力抵達石登、坑尾等處建築防禦工事，準備長期據守，可是湘軍健者張連蘭，副將楊安臣早已奉調戍守湘粵邊境，張楊二部馳赴連州，分頭進剿，福猷很想折往江西，苦於兵力不足，於是徬徨失據，十六日他的部將旗帥向日鼎、元宰李輔、武衛將軍夏光新，秦明瑞等三十餘人在石登自焚營壘，獻繳名冊簿籍，向張連蘭投降，張

連蘭假允，但却分兵進擊，把李福猷獻降的三十餘名將領悉數殺戮，並遣散少部眾三千餘人。這時候李福猷仍有十餘死士相隨，匿身連州鐵坑，

清軍到時，拼死格鬪，居然在強兵壓境之下勉力支撐到二十三日，張運蘭部下的一名壯勇范正綱，鼓勇向前一刀劈傷李福猷的前額，李福猷猝然

倒地，乃被生擒活捉，旋即解往廣州處死。

預告：下期刊登大渡軍次失翼王。

黃花之役 國父行踪 (選載)

梅喬林

今天是青年節，回首辛亥革命的偉蹟，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當年革命先烈們起義廣州時，

國父不在國內，適在海外奔走籌款及鼓吹革命。關於國父當時的確切的行蹤及事蹟，想必為世人所關心，喬林是時適巧隨侍國父左右，對當時情形知道得比較清楚，今日趁着黃花崗紀念節日，將見聞所及略加記述，以作為編纂黨史時之一助。

自庚戌年元旦，先烈倪映典在廣州鼓動新軍舉義失敗後，國父即步出國門，奔走海外各地，籌集公餉，以圖再舉。在一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父足跡遍紐約、倫敦、南洋、日本等地。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國父偕同致公堂大佬李卓文由溫哥華起程赴芝加哥，當日下午六時抵達芝加哥車站。當時在車站歡迎的，除了同盟會的同志外，還有致公堂、安良堂、協勝堂的大佬多人。國父當晚下榻德皇飯店，等到歡迎者陸續散去之後，國父即脫下西裝，換上和服，對我們幾個留下的同盟會同志說：

「廣州起義已經失敗了，我剛纔在車上看見西報上登的消息。」

我們聞訊之後，情緒大為緊張。國父從衣袋中掏出密電碼，立刻草擬電稿，發電給香港的胡漢民探詢詳情，電文說：

「行抵芝加哥，聞敗，同志如何？善後如何
這封密電當晚就發出了。這是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晚間的事。

我們自德皇飯店辭出，回到同盟會，即在唐人街張貼佈告，準於三十日下午六時在福州酒樓公開歡迎孫中山先生，請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三十日下午，喬林陪同梅宗周往謁國父，那天晚上的歡宴會參加者極為踴躍，留學生也不少。國父演講革命，並勸捐革命軍餉。當場解囊認捐的人很多。當時有一個十幾歲的留學生起立發言說：

「革命救國是人人應做的事，我是一個窮學生，身上只有美鈔五元，我願全數捐出來，以盡

我的一份義務。」

那個青年學生的廣東話說得極流利，國父立時讚賞他。喬林即向與他同來的人探聽他的出身。據說：他是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兒子，名叫李國慶。喬林聞悉之後，不禁倍感驚訝。

當晚直到十二時始時散會，散會前並宣佈次日晚上八時，在中華會館再請孫先生演講。

此後的幾天內，國父每天都應邀到各處演講，忙碌不堪。香港方面却一直沒有覆音來，國父在一週之間已連續發出三封電報給胡漢民，均無消息，國父不禁為之憂形於色。

四月六日，同盟會租定芝加哥青年會請先生演講，當晚前往聽講的比從前更為踴躍。先生於八時開講，原訂十一時講完，先生那天因為掛念國內黨人的安危，情緒非常不安，神態大不若往昔，演講至九時許，聽眾逐漸離去，場中各人交頭接耳，喬林會下臺竊聽，聽到一人說：

「據說孫先生演講口若懸河，今天演說的恐怕不是孫先生，走吧！」